

那些岁月静好

那些年，早已安静地躺在布满灰尘的日记本里，很少触及。偶尔说起的时候，眼中依然满是光芒，像品味一杯老酒，香而醇厚。他们都说，青春是一种体验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感叹它的美好，正在经历的孩子往往浑然不觉。就像导演赵薇所说：“所谓青春，就是形形色色不同人的青春，青春不属于某一种人，而属于所有人。”



旧时的味道

鲁秦儿

很多时候感慨：现在吃任何东西都吃不出儿时的味道了。

总觉得旧时的物品有一种别样的味儿，根深于骨髓，任年月变迁，在灵魂深处，永远是内心的执念。

或许是换了环境，或许是变异了物种，抑或是没有了当初的心境。

在旧时的味道里，含有一种物质叫“乡情”。

记忆深处，在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，跟着母亲挎着篮子去摘槐花，年幼的我一次两次总也爬不上老槐树，母亲便放下篮子，把我放在最低的树枝上。我边玩边摘槐花，与树下的小伙伴扮着鬼脸。到了晌午，自然吃到了香喷喷的蒸槐花，母亲的蒸槐花可谓村里一绝，味美极了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。所以她每次都会蒸上一大锅，让我和哥哥给左右邻居各送一大碗，那些大娘婶子也会把自家“拿手绝活”分给我们吃。

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没有现在那么多零嘴儿，母亲往往会想着法子给我们做出可口食物。比如炸酥肉，其实里面根本没有肉，就是炸面块。把和好的面块切成长条，入锅油炸，有点像现今的油条，又比油条厚重。吃起来那个香啊，比肉都好吃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个像油条的东西为啥叫酥肉，是为了让孩子误以为自己吃到了肉吗？

旧时味道里也是夹杂着一份童趣的。记得麦收的季节里，白天帮父母在田里捡麦穗，虽然累了一天，但到了晚上，约上几个小伙伴“拉帮结派”去捉知了，每人手里一个手电筒，在小树林里忙活到半夜，能捉满满一小桶，母亲往知了身上撒上盐，腌制一晚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给我们做香满巷子的炸知了。那时日子虽苦，但极开心。

儿时的好多味道现在都不复重现了。那时，花十元买上一条花裙子，能美美穿上一夏天。如今满橱柜的衣服，却挑不出哪件更合身。现在为了工作，结交不同圈子的朋友，却再没有儿时小伙伴之间的那份纯真。

念念不忘旧时的味道，是因为那儿有母亲、有玩伴、有故乡吧。

葳蕤时光

安宁

我的银行卡密码，用了十几年，从未更换过。如果不是与那一串数字有关的朋友重新出现，我几乎忘了那是为纪念我和朋友初次相识的日期而设立的。在遥远的异乡突然偶遇时，我才想起这个日期，并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，而感慨万千。想着时光终究还是有情，竟然在这么多年后，还能提醒我们，曾经有过如此美好的相识。我甚至还因此记起为了给朋友打一个电话，我要在公共电话亭边，排上很久的队，并忍受着一个又一个女孩给远方的男友煲粘稠绵长的电话粥。而朋友也想起大雪纷飞中，他走长长的路，去邮局给我寄一封信时，心底满满的温暖。

其实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子。如果不是因为成了密码而刻意地记住，这一天将会消失在无边的岁月中，最终被我们彻底忘记。恰恰是记住了，才在我和朋友无意中再次相遇时，携带了饱满时光的种子，“啪”一下打开，迅速生长，唤醒心底所有沉睡的记忆，让我们重新看到那段生动美好又鲜活的过往。

我们的一生中，将会设置多少大大小小的纪念日呢？或许有时候连自己，也记不清了。每个人的生日，应该算是人生中第一个纪念日吧。父母用这样的方式，纪念十月孕育的辛苦，和孩子降临人世的幸福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父母会想起跟我们出生有关的一切——慌慌张张地去医院待产，担心还没等到床位你就提前降生；名字最终由谁拍板；手术台时父亲签字时特别紧张；谁伺候月子里母子的生活；还有这几十年来，养育孩子究竟付出了多少辛苦。一个小小的生日，像一根引线，几乎可以牵引出人生中所有的喜怒哀乐。那一刻，生日不

再是生日，而是一粒浓缩了生命精华的种子。不管什么时候想起，它都将成为打磨、提纯生命的重要时刻。

即便某一天，父母离开了孩子，那些因为爱而设立的温暖日期，依然会留在我们心里，长久铭记。第一次离开故乡去外地读书的秋天，初恋时第一次牵手的夜晚，取出人生中第一笔薪水的下午，与爱人领到结婚证的黄昏，大病初愈、死里逃生的春天，孩子降临人世的某个清晨，背井离乡定居他处的寒冬。所有这些日子，都在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。

一个日子代表的，不只是时间本身。我们所纪念的，也绝非那特定一天里的自己。时间所承载的，是孕育着爱与希望的一段时光，是在艰难中忽然看到一点火花燃烧时的欣喜，是对过往时光的留恋与不舍，是绝处逢生时对生命的感激，是内心不死的欲望与期待，是始终不肯舍弃的对美好内心世界的不懈追寻。

当然，你也可以将这些日子丢弃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，慢慢忘记，就像忘记无数个曾经让你心潮起伏的英雄梦想一样。如此，人生渐渐变得稀松平常。你活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之中，突然觉得疲惫不堪，犹如一直行走在隧道的黑暗中，期待的光芒，始终没有抵达。直到某一天，你翻找抽屉，忽然间在角落里发现一件多年前的旧物，尽管蒙上了尘埃，却瞬间带你穿越重重时光，一下子回到某个热气腾腾的闷热的夏日傍晚。那一天，你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母亲走遍大街小巷，只为让所有人都听到这个“扑啦啦要飞出墙头”的好消息。而父亲则第一次显露出难得的温柔，将冰镇在井底的西瓜，捞上来，切一块最大的，递给你。

那一刻，流光溢彩。生命犹如隐匿在暗处的一株植物，忽遇阳光，有些晕眩。你在这忽然忆起的某一个日子里，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人生，原来也曾这样茂盛葳蕤，生机勃勃。

你微微笑着，将这一天，铭记在了心里。

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，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恩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，一笔一世界。

要求：字数在800以上（诗歌字数随意），主题不限，体裁自拟。一经刊用，稿酬从优。

注：

①来稿要求原创

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(例如：未名园+故乡的月亮)

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地址(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)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

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，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
来稿请寄：ourhudongban@sina.com



小味道

马亚伟

看到一家经营糕点的小店，取名“小味道”，店内广告语写得很有意思：“老辈子味儿，尝一尝就知道。”老辈子味儿，是我们老家的方言，翻译过来就是“旧时风味”。

店里有蛋糕、江米条、桃酥等等，尝一口，真的是“老辈子味儿”。总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只有走亲戚时才买的点心——包在纸里，用一根细绳儿捆扎着。那时的点心多么珍贵，除了走亲戚，谁舍得吃？所以我很少看到这根绳儿被打开，一般看到的都是浸着油渍的点心包，方方正正的。有时我会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凑上前去，使劲闻一闻，香甜甜的，只觉得甜味顺着鼻孔倏忽间进入嘴巴里，化作一大串口水。偶尔，我也能尝一块，那味道，简直要把人融化了，真想从此陷落在甜蜜蜜的点心里，再也不肯出来。

“小味道”勾起太多回忆。店里的点心样式和口味都很丰富，全都是“怀旧风格”的。我总想为那些蛋糕、江米条、桃酥什么的取个名字，叫做“昨夜星辰”“那时花开”“彼岸流年”，觉得它们像从岁月深处款款走来的小家碧玉，那么柔软温情而善解人意，微微一笑，人便醉了。

按理说，现在的食材与配料如此丰富，做出的糕点味道没有理由比过去差，但很多店里的糕点吃起来就是不对味儿，总觉得里面多是单薄之气和浮华之味。而“老辈子味儿”糕点，不知是不是像从前那样，选择最质朴的原汁原味的材料，然后慢慢做，细细做，总之吃起来口感绵柔，味道醇厚，真像是品尝时光的酒一样。

而这种味道，被叫做“小味道”，真是太恰如其分了！它可能登不上大雅之堂，也与都市喧嚣繁华之气格格不入，就那么安静地躲在时光一隅，默默散发着让人心动的淡淡魅力。

我觉得“小味道”的妙处，在于对某种质朴本真的坚守，是一种回归，也是一种纪念。流光易逝，樱桃红、芭蕉绿，总有一种记忆在生命中挥之不去，让人留恋。那种“小味道”，留在我们味蕾上，惦念一生。当我们走远了，走累了，回味起来，会觉得生命变得厚重朴实、深沉醇厚了许多。“小味道”里，有大情怀。

“小味道”是什么呢？是母亲做的打卤面，是父亲做的小风车，是童年姐妹们一起踢的毽子，是故乡春晨的一滴露珠，是老屋檐下的一声鸟鸣，是旧时乡间的草色，是村庄深处的狗吠……那么多旧人旧事，早就深深烙印在记忆中，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会顺着时光之水，回溯到那个年代。“小味道”提醒我们，走得再远，也不要忘记启程的地方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法忘却的“小味道”，当你与它不期而遇时，记得停下来，好好驻足在旧日时光里，慢慢地回到过去，品一品曾经的风味！

